



星湖僊說 九

人事部

原卷十七

九

1489



星湖僊說

人事部

斥呼宰相

秋收萬顆

者穡

許筠記性

魄能藏往

丐者

取與

刑法制民

誨淫

飢寒作盜

心賞

禁民賣奴

避嫌

以孝為謚

東征之役

楊筠松

蔡倫

堪輿說

麗祖訓要

湖澹庵

緇母

李忠武詩

日本地勢辨及擊朝鮮論



挾拜

萬曆息

香徒

白吉

纏脚

文無頭武無尾

清太祖

田地山場蕩

明揆叙

吳三桂

女多男少

內外艱

啼哭

碎盤

呂吉甫

邢恕

以儒為戲

分免

鄭先甲

追贈本生

甲幼暮喪

耐點燈

古佛

大頭蝦

海東日記

柳淵傳

羹頤侯

六經義四書疑

邑犬羣嗥

接脚

牛李泉石

吉三峯

內聖外王

趙樂靜

洪南坡

思菴能讓

成先生木主

楊蓬萊

擬作謝語

笑譜

娣姒

李白沙

婦人好歸

柳相手傘

胡致堂

崔完林放奴

祭文之祖

餽舍

耶律格言

神童

措笏



星湖僂說

人事部

斥呼宰相

朱先生於秦檜每稱秦老秦相人或疑惡惡之不長先生於檜也何貸焉先生宋人也敬君之餘不必斥其名也君至尊也路馬可式檜也近臣獨不與路馬比同耶故不但稱官又謂一德宰相一德格天檜之閤名也

仲氏嘗謂余曰時君之所倚重閤里童昏斥呼如僂指此近世不美之俗

秋收萬顆

聶夷仲詩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多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余嘗謂粟

粒甚細一或可以收萬禾者稻也宜有如此之多耶雖曰大槩說太不稱停俗云上地有種一升收一石者今之一石案為二十斗則為二百倍矣然詢之四方則極不過百倍之數無一升收二十斗者矣余偶過庄土庭下沃壤人有養禾一畝者蓋目其自生而培埴之也及其成也蒼蔚皆熟躬往數之合七十四秀而皆百有餘粒乃八十餘粒也萬顆之詩非誣矣始知今之多種薄收者蓋人功之未至也魯莽而治之蔑裂而報之宜矣苟得天時而人力之加焉一粒萬顆不無其理在也農書以深耕密播早種數耘為要然密播則苗不繁非要術劉章所謂去苗餘者是也彼七十四秀宜密而可得耶章本起於農畝必躬稼而

實見耳農謠云疎者充廩密則充場惟其成

宗者歸於廩藏而餘皆棄之場土也

耨耨

今之無官之士既不能躬執耒鉏將無以為生其有田者藉人耕稼計斗而分國俗之通例也田與力均分而其貢賦及種粒之需則力者不與則其所收亦慙減矣故貧士之為生不得已躬親耨耨懼其或零失余亦時不免焉此細故薄物而涉乎庸鄙苟可以安坐足用矣事乎此哉既不得免又復審察近世愚渾丁先生居鄉閭子第有耨耨而携卷者禁之曰心可貳用手蓋以學為喻而亦不可不專於所事也思齋金先生每令收拾遺粒曰天物不可暴此皆貧士之所宜念也

許筠記性

羣鴈過天意欲數之或一三二或一五二五數至幾五則得之如將一一歷數則或先或後閃忽返迷所謂教柱之意亦如此始知揔大體者其意明勞細務者其事亂也記性之慧近世以許筠為最筠過目輒認人欲試之取筆管滿握舉以示其端去管而問幾何筠目想心準便向壁以墨識之若管端樣復一數之能得云耳

魄能藏往

余多見人誦讀記性不同有耳記者有目記者有口記者所長各異也耳記者者讀雖熟便易忘惟耳聞者能記也雖不能全誦惟了了記何卷何版何語逐一不錯也口記者思想不起而

舉一端則口順輒誦也又有當前善誦而不能久者有艱於副

急而久乃不忘者此心力之有別也

魄主運用魄能藏往副急而不能久者魄氣不足也

丐者

歲不登丐者載道携瓢帶索賈賈而至一求不合三告愈趨攢眉以與之鞠躬而受之此大丈夫殆不堪為之也嗟來猶恥况呼蹴之辱乎余私自念起人之得免此亦幸矣吾既力不能辦一絲一粒丐資活何從苟使不幸而顛沛流離產業枵空則徒以一點氣意安坐待死不幾於陳三之細事耶行乞之困艱而先生之故重寧冒其欲求其重也余三十年前暮過京裡甚寒有盲而丐者衣弊腹饑不得寓於舍坐人之門外哭且訴天曰

願死願死其意真欲死不得也余至今不能忘思之幾於墮涕

取與

伊尹非其義則一介不以取與人孟子謂可以無取而取傷廉可以無與而與傷惠濫取固不可濫與亦有時乎非宜也濫與者未必皆惻然於無告多出於勢利私好之間至可以與則反愬焉財者衆之同欲我有物持以與人雖非窘甚終辭者幾希幾何不至於一朝而盡之耶以我之待用不可闕者散之於無取而取者可乎故施惠無節國亦受弊况匹夫乎惟其可矜則吾之餘欠有不可計矣孔子曰周急不

結富蓋今之人忍於急而優於富者衆矣

刑法制民

牛馬四足謂之天穿牛鼻絡馬首謂之人是人智可以參天也絡頭曰羈穿鼻曰荼不羈不荼牛馬幾乎難制矣夫馬也蹄人鬻人走及飛翻牛也角能鬪帛背負千斤然鬻童叱呼弭耳而受鞭何也駒犢而受拘性習而安焉制之有術也刑法者制民之羈荼也亦須行之有漸至於耳目之慣心志之定天下雖廣可以鞭笞使也若縱之越厥禦之幾於蹄鬻而角鬪矣

誨淫

易曰治容誨淫牝牡之情知覺者咸有不獨男女為然犬羊交人猴攫盜妾或有其事也鬼物亦然有人與鬼交者矣昔有美婦遊於朴淵露膏淋洗忽有黑雲突起淵心有物不辨頭面而

目光如雷暴風震雷而不及於山外俄而女死此竹泉之親聞於四耐翁者意者誨淫于水怪也物猶如此况於人乎東平尉日錄云有一宗班偶至娼家見少女投膏露出雪乳不覺昏醉狂踴自是不復可止夫挾邪猖顛

非不自止而心闌不禁者誨淫故也且後生之慎海

飢寒作盜

愚民迫於飢寒作盜而求生其猶虱乎虱處衣縫非咬人將無以為生既有形軀求所以免死無怪也在虱寧死而不咬人可乎咬而傷膚人未有不覺之理人亦不得已而烘殺不咬飢死咬又烘死矣愚民作盜求生雖不得已而擒殺然情有可恕曾子曰如其情哀矜而勿喜

心賞

大哉賞罰之能移人也夫榮名財貨只是為身謀也一勸一懲之間人有視軀命如毫芒者焉平人以下榮與財足矣至於抗慨吞氣之士悲秋聽風之際而一言知己思愈挾纊則時平而奮舌剖心世亂而蹈火入水雖使鑿函門衝矢石無所辭其苦惱吁謂臨陳忘親援鼓忘身無上於天無下於地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也是謂心賞也故物賞不如事賞事賞不如心賞

禁民賣奴

或曰奴婢之法既不可革則宜不許買賣此說實當王莽云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額斷其命逆天敗倫其言則是耳夫為奴為

婢寃憤無告而其中仰役於主家者勞苦倍增殆無人理買人
奴婢者悉為役使故也禁不得賣則多奴之家役必有恨或冀
有閒住也且無德無位不文不武而役使他人安坐而飽煖是
甚道理若如此法或無奴者不得已力作其益一也遠方祇庶
先系不明名號互換故奸濫之徒窺利百道稱為買取偽券詐
售誤陷者亦多若如此法民或可以脫漏而假息焉其益二也
人非禽獸雖或循俗役使而豈合買賣如牛馬乎雖或買賣視
價輕重限年而止不許役其子孫一如中國之俗可也若立禁
法域中之賤人必鼓舞感惠矣其益三也

避嫌

程子曰聖人自無私何避嫌之有如嫁女自是家中事不必避
嫌疑至於國家亦或有時乎不然所謂李下瓜田亦須著意者
過方免於末路也明道薦人乃以弟頤及父表弟張載為首明
道自至公而時人不之察則薦亦何益昔晉祈奚請老晉侯問
嗣焉時解狐其讎也祈午其子也午之才未必下於狐而先稱
解狐衆心悅服及將立而狐卒於是稱午人孰不信若先午而
後狐君未必從時未必賢之也君子處世不可不念此不然則
徇私忘利者滔滔藉口害亦不細矣

以孝為謚

周之禮立嫡以長祭則稱曰孝子漢謚祖此為重皆加一孝子

所以表天之宗子也荀爽曰火生木故其德為孝漢謚稱孝其義取此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以孝為務也說者又曰漢治主仁仁莫大於孝故曰孝也是不得其實而博會之言也田延年謂霍光曰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此一說也

東征之役

天將劉緄之東征倭亂也七年之間無甚功未及還往討播州土賊楊應龍八路分兵四月克捷以應龍雄猜阻險累世跳梁而若摧枯拉朽然始知征東之役非草草也

楊筠松

葬師之說多祖楊筠松筠松乃唐僖宗時人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掌靈臺地理事因黃巢破京城始斷髮入崑崙山步龍一過虔州將地理之術授曾文迪諸徒世稱救貧仙人

迪音

蔡倫

東漢中常侍蔡倫造紙用樹膚麻頭曰麻紙弊布魚網曰網紙木皮曰穀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天下莫不用焉咸稱蔡侯紙造紙者屈而祀倫廟在蜀大東門雪山峯院歲前祭祀香火不絕按綱目章帝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廢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

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欲飲藥自殺後肇即位
是為和帝乃殤帝之崩慶子祐入即位是為安帝倫猶秉權豫
政夫倫之奸可以暴揚誅殛而和帝以梁氏之子私恩綢繆或
不能自克而安帝宋氏之孫而猶罷遇不衰何也豈倫之才智
足以掩閉耳目而雖人主有不能自專也耶百世香火僭也夫

堪輿說

羅大經鶴林玉露論堪輿說曰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骸垂蔭此
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春於山粟芽於室此乃活
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遊
塵矣豈能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余謂羅氏可謂意正而言不

是矣假使木不春於山則粟不復芽於室乎或斧斤以斫之炎
火以炳之使木無復根條之一存則彼藏室之粟其於時候之
至芽乎否乎銅山靈鐘其理同然此二句出於青鳥經而為地
術之宗脉余謂此語已見其鑿空無物惜乎羅氏之辨未之及也

麗祖訓要

王太祖末年親述訓要十條諸寺院道說所占室外妄加創造
損薄地德祿業不永又云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勢并趨
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不宜在位用事蓋麗祖遺訓都是
佛事莫非道說協贊為之其事之得失姑不論今我 聖朝實
肇始於全州說之言蓋不誣矣然徒知禁不得用事不知天意

人心已屬於草昧之間則又有所短寸有所長而術有時乎不通耶

湖濬庵

胡濬庵海外北歸飲湘潭胡氏園為侍妓黎循作詩云君恩許
掃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渦朱子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
詩自警有詩云貪生莖豆不知羞覩面重來踉後遊莫向清流
浣衣袂恐君衣袂浣清流又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掃對黎渦却
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蓋譏胡公有死國之
節而不能防鄙棄之慾然胡公本非儒術中人一時詩語何至
誤平生也退溪荅竒高峰書云以拄天地貫日月之氣節一朝
推銷陷沒於一妖物頰上之微渦取辱至此為天下詬笑其可

畏如此此無容更評又按語類云胡邦衡除浙東搬家送蘇秀
迪運欲掃鄉因此罷又云胡書與范伯達曰某解得易魏公為
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事范荅書云易得魏公
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何人得非劉獮左相乎李彌遜謂胡
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補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
失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喪名失節何等過惡而胡公有
不免耶退溪又荅鄭子中書云黎渦之警得非親歷可畏者故
有此言耶一刀兩段曾於大慧書中見之顧彼能之而我乃不
能此為吾徒之罪過羞恥也此說令發深省

結母

黃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
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
之朱子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退出後母責勵
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昔為浙東倉時
紹興有繼母與父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
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
甚切遂與受理楊敬仲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
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官司若不與根
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愚按此數条更合商量近有一
士人父沒後其繼母亂行往來其本家生子說播遂自縊死士

人不為之服人謂母死不服遂廢錮終身今以朱子所謂與其
父思量者論之士人寧告於官司然後不服則為無罪耶是未可知

李忠武詩

李忠武舜臣武人也士辰之功忠武為最天將以李提督為首
倭之雄黠者莫過於玄菟忠武有詩云誓海波龍動盟山草木
知氣像可見李提督題便面寄西崖曰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
妖氛骨已寒玄菟獻詩天將云喜氣忽消塞外雪乾坤春早太
平花皆可誦

日本地勢辨及擊朝鮮論

近有使倭者得倭人文字數篇來可為後考然其語脉不成須

加禦括然後可以曉解故今存其意而節其辭錄之於此其一
曰日本地勢辨槩曰夫中華為四夷之所服而獨本邦不受命
何也本邦在東海中形似琵琶東北倚山地廣而平陸也西南
滄海地狹而折曲也四無鄰國惟西南一隅九州近于東兵及
朝鮮而猶隔海數千里也若延布南北與中華對峙則其勢不
可得而獨立矣且主將必居東州之廣地以固其根設營於諸
州以守其內列鎮於西州以拒其外而國自安矣中華雖大而力
有未及我邦雖雖驍武而境地狹小未暇外顧此彼此不相侵矣太
古以降立我天子尊我王命敬我神明而能不傾敗者非士民
之力也得地勢之宜故也其二曰擊朝鮮論槩曰孟子曰小固

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孫武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秀吉公不明于此而欲遠伐大明國假道於朝鮮朝鮮不肯而於是秀
吉公起兵十三萬先討朝鮮以浮田中納言秀家為大將軍以
小早川隆景為謀主以安國寺惠瓊為監軍以小西行長為先鋒
至于壹岐待風行長先發至釜山浦朝鮮二萬人守釜山城行長急
攻拔之得千餘級進拔登萊城得九百餘級遂至忠州密策透攻放
火於城下敵瓦解死不知其數諸將後渡者來會行長于忠州於
是分兵二路加藤清正為南大門先鋒以行長為東大門先鋒直走
王城朝鮮王出奔義州行長入據王城清正聞太子臨海君次子順和
君走元良哈急逐而擒之秀吉公慮大明出兵援之益發兵六萬人以

石田三城大谷吉隆增田長盛領之諸將會于王城而問軍謀於隆景
隆景曰朝鮮者大明之屬國也聞其被兵大明之兵必出我兵少而
民不服糧竭力屈將有後憂今乘新捷之威退師釜山浦陳兵
儲糧待彼之來利於持久不利於急戰諸將不從以為怯懦咸願直
渡鴨綠入于大明於是隆景不得已用石田三成之策將等墨固
根以次進兵平壤守故城義統次之長政及米秀色又次之隆景為
殿秀家及三成留守王城于時邊守祖承訓率兵三千至安定館行
長先出輕師逆戰勝之喜曰大明兵不足畏矣大明使將李如松發
兵五萬人來援合朝鮮兵得二十萬人攻平壤城行長兵戰死者萬人
手人僅有殘兵五千人行長逃還謂秀色曰大明兵大至可乘壘而走

秀色曰未見敵旗而先退非武也吾等有戰而已秀家聞行長敗大驚

急使人使隆景等退軍王城隆景曰援兵之來早已念之然吾渡海之日

即死敵之志也不可先退也使人招清正于兀良哈境咸會于王城李如松

既陷平壤退奔逐北至開城使朝鮮兵數萬人為遊兵從王城四方連夜放火倭兵

益懼且糧盡人有飢色或告如松曰倭之強卒盡于平壤進擊必勝如松信之使

高昇孫守廉祖承訓將二萬人為前鋒如松居中軍朝鮮兵為後至碧蹄館

隆景聞之率統茂秀色等為前鋒整兵以待正月二十六日統茂兵與明兵暗中相遇矢集如

蝟統茂勵勇不却長政疾驅來援遂以統茂歸翌日如松又來攻爭為

前鋒隆景曰諸君無然今日事惟老我在秀家從之隆景出兵二萬餘人分為三隊統茂

秀色及筑紫上野介高橋九郎以六千人為先鋒隆景以一萬人為中軍

毛利元康以六千人為敵與敵鳥銃以却之遂踰川交刃秀色墜

馬將被擒以短刀仰擊之得不死筑紫高橋各協力助戰監軍安國寺惠瓊揚餓

鬼旋而進採拂子指揮奮擊破之隆景驚見如松旋穢分左右翼

直衝其中軍左軍栗屋四郎小退右軍井上五郎及元康戰秀家

在後軍以潰兵徇諸將爭先如松將李如栢李如梅李寧李有昇

楊元亦殊死戰李有昇手斬數人中丸而死如松墜馬將為井上郎

所擒會明兵數百人扶上馬逃明兵死者萬餘人於是隆景凱歌

而還夫如松大明之良將也隆景日本之智勇也兩雄相遇未

松收兵開城退保平壤會南兵繼至如松時而不動倭兵亦不

然明兵日至而國民信服倭兵無後援而國于秀吉公雖增二

萬人來援然勢猶不相抗也隆景集諸將議曰彼日佚而我日勞

糧且竭矣不如退守釜山浦以圖後事衆從之當倭兵據王城

兵或欲誘以盡殲之不爾則謀泄而塞我特路矣隆景曰我輜

重無以運矣不如此燒管乘烟火退兵庶民計朝鮮謀臣有告

于如松曰急追之彼可殲也如松不聽我兵遂至釜山浦將待

之至而講和焉秀吉公又命進攻晉州城而拔之亡者甚多行長

既敗於平壤氣益沮與三司謀而和議遂成以告秀吉公說令

諸軍撤選國民無老幼而咸呼萬歲廷任中納言隆景告老致

任前州於金吾中納言秀秋退居備後州三原邑長慶二年病

吉公為之慟悼或謂秀吉公曰隆景卒毛利殺之力落力落者

傷死之言也秀吉公曰不然國以有賢而日本之力落也後和事

不成復發兵再赴朝鮮清正行長故倭兵厭戰不欲深入築

墨海邊為持久計後諸將進拔南京城又却蔚山之敵其功亦偉矣然

秀吉公專喜殺伐將以朝鮮為不毛之上故朝鮮黎民飢寒盜

賊將起雖秀吉公之雄才日怏怏惟和議是恃遂去名護州之

營而歸于京師等城于伏見邑而居之當在朝鮮時行長陷劉

擒適有告其謀者遂得脫蓋因神明守國也秀吉公以長慶三

年八月薨遂盡班暴露之師脫我國於危難之域嗚呼幸矣秀

民之術徒發無益之師遠伐鄰國而殺無得罪於神明其身已

死不越三年倭邦大亂嗣子秀賴公竟沒于元和之役故以小

擊大者殃也愚言非妄此先生小早川能久夫之所以為戒也

余按此論或與我國所傳者以參考彼此互盡其情狀始明知碧

蹄之戰李如松諱敗其詳不可得聞而此論以為奇功之最是

不可泯也我國與之七年相持使价繹續而無人識得隆景之為

謀主彼清正行長輩特一偏將耳倭情之難察如此其所謂朝鮮謀

臣即西厓柳相也若使其計得行倭可以盡殲矣當時如松之不

聽倭亦以為幸如松諱敗而忘功大失機會其罪大矣蓋倭者軍無統

紀惟恃強力詐謀及利刃迅丸故輕進者無禁敗衄者無罰雖

秀家為大將隆景為謀主而不能制命於諸將其行事用律却與偏裨等

此倭之所短也禦倭者所當知且清正之北追臨海也誤以臨海為

世子也行長之不陷於劉紼之計者因國人泄之也此皆我人之不覺者也皆謂紼受倭賂縱之羣情憤怒然其事似亦有節拍耳

挾拜

語類問温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當齊拜何者為是答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挾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挾拜愚按冠禮只云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未曾言婦人以二拜為禮男子亦何嘗又一拜耶按士婚記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拜再主婦又拜主婦者女之母也以此觀之則婦亦止非拜矣蓋婿婦交拜非古也今俗婦先再拜夫答再拜婦又再拜宜遵此為例

萬曆恩

壬辰之亂 兩陵遭變必報之仇也萬曆援師之恩亦萬世難忘之德也然仇已無痕恩未有可酬之路所可恨者自成之亂明朝君臣若魚釜之待涸我國不能舉兵赴援少暴填海之誠只愜息勞晚坐見其亡雖三尺之長喙萬斛之河辯將無辭於天下後世矣若倭之仇則猶有可言者戎首既殄餘孽革面歲月滋久解兵息民亦可圖也朱子戊午讜議雖有萬世必報之說然或問朱子曰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這事難說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欲報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耳又曰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讐若復其子

孫有何意思漢武引春秋九世復讐之說春秋何處如此說他
自欲攘伐姑託以自詭耳朱子之意蓋謂魯自莊公至定公不過七世而孔子為夾谷之會
不但不仇陳恒弑君聖人又沐浴請討其賊若如武帝說恒則
為我快讐者也何討焉大抵交隣惟以親睦為重釋感輸誠庶其保乂宗社安息黎元亦時焉
耳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勉事戎狄勢力之不得已也而
謂之畏天何也天只是理也畏天順理也若不度強弱妄撻勅
敵至于生靈塗炭國家滅亡宣理也哉馴至于今人得以嗚食者莫非和倭之力與有焉

香徒

我國有香徒者即昇喪取直者也人傳椽木入水經十歲則成
香故古人乃聚民約劑多伐木入水仍立碑為證蓋為後人慮也今

沿海往往有埋香碑如高城三日浦碑即元至大二年存撫使
金天皓與山僧志如埋于沿海各官者也又眉叟記言三陟孟
防有埋香岸其誌曰忠宣王二年埋香二百五十株香徒之名
自此起而後仍為擔柩之用云云高麗仁宗九年禁中外香徒
會時僧俗雜類聚會成羣號為萬佛香徒然則其初心自佛教
而成者耳按本草交趾有蜜香樹其木類春檉多節葉似橘花
白子似檳榔大如棗椹紫色而味辛欲取之先斷其根經年後
其皮幹俱朽爛木心與枝節不壞者即香也細枝緊實未爛者
為青桂堅黑而沒入水為沉香半浮半沒與水面平者為鷄骨
最麗者為棧香又云形如鷄骨者香形如馬蹄者為馬蹄香然

則沈香者非入水成者即香之投水而沒者是也我國本無蜜香樹安得以人功而造成之乎又按忠肅王時禁婦女無尊卑者燒香供佛之名耳埋香豈婦女之所辦耶新羅金度信十五為花郎時人怡然眠遊羅龍華香徒當考

台吉

按明史河套有青台吉赤台吉黃台吉恰台吉狼台吉鐵皆台吉銀定台吉不良台吉失刺台吉之類近因使燕者聞北邊有自帝者一曰皇太極二曰清太極中國嫌其名謂之黃台吉青台吉台吉者與木極音同也黃青台吉俱在西南千里之外而逃遁語或謂明英宗陷虜虜以胡女侍各生一子及帝還中國虜使來獻則中國不納因封為两台吉使處西南荒裔之外而逃遁明史諱之或謂元順帝逃遁

漠北而世為鞑靼封其支子兩人於西北其後漸大故云民識舊主也其三加厄羅斯即大鼻捷子其四曰哈爾哈即四十八部之內在於口外東北之地云此未必信然又未必不為後考故錄之耳

纏脚

纏脚之俗不知起於何時間於燕都之人則曰大明成祖都燕之後懼為邊胡侵掠使女子悉纏脚不得捷行今中國漢女依舊纏脚而胡女則不然云宋洪邁云南唐李後主令宮嫔以帛統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則令之遺風也燕方有按脚軟足法亦巧矣楊慎云出於漢末知然否

文無頭武無尾

今中國尚武武官則自一品下至驍騎皆授六品文官則館閣

老尚書止於二品故諺云文無頭武無尾有御前侍衛司者清語謂之蝦蟆音鑄不限滿人漢人選天下之才勇絕倫者充之其數三千文武頭職太半自其中出如我國之別軍職也其所領之軍清語謂之巴牙刺如漢之羽林軍也其藩郡警報之制則教里一置卡路兵卡音如介而響聲蓋取不上不下恒任一處之義不用烽燧聞鑼響即起走云卡韻書不載而康熙字典有之

清太祖

清太祖奴兒哈亦始稱帝改元天命即他失之子叫場之孫王果之孫婿也果既誅李成梁以果之餘地畀他失使為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攔入塞成梁殲之其二子奴兒哈亦同為俘給事為成梁家奴佯謹媚成梁忽其易後以他失殘衆畀之勿以翼

之庶幾遇毛憐海西方張之寇後速為奴所殺并其衆混同諸部自此坐大今興京永陵即肇祖原皇帝興祖真皇帝景祖翼皇帝顯祖順皇帝葬地他失為顯祖叫場為景祖也

田地山場蕩

古以六尺為步今以平人試之兩舉足之地不滿六尺其尺有長短或人有大小不可知矣今中國以四尺五寸為一步意者以此半蓋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有田地山場蕩五等田者水田也一畝收米四升銀五分四釐地者旱田也二畝當田之一畝山者種茶苧桑麻之地三畝當田之一畝場者房屋園圃之地也四畝當田之一畝蕩者污澤種菱蓮養魚蟹之地

也三畝當田之一畝此名品之異也日本則以水田為自田旱為田云

明揆叙

昔余先君之赴燕也聞漢閣老明照者與清人索額頭爭權被黜近時明揆叙之來使也余親覩年可二十儀貌端莊彩綉雜戲羅絡於前一不擡眼者過載未往返只飲朝鮮水而已金帛之賄一無所與而下筆多警語云問之即照之子也其於持如此後聞於使燕者揆叙自出銀三萬兩為建行宮以媚於主其所行前後不侔如此後又有年羹堯者奉使至題詩於生陽館即揆叙前韻也命刻之板行不遠更使去之曰長者有詩而側於其間未安也其長少尊卑之別如此羹堯即明臣年羹堯後云

吳三桂

李自成之亂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乞師於清薄山海關自成聞之大驚脅三桂之父驥作書招三桂三桂答書父既不能為忠臣桂亦安能為孝子請與父訣遂奮擊屢敗其兵自成殺驥以高竿懸頭城上盡殺驥家三十八口三桂被髮墜鞍三軍憾憤發刀斫地誓殺賊清兵疑有詐令三桂毀城後萬人毀數十步然後清兵從關門入自成敗走清三桂為雲南王昔戊午間我先君子赴燕時聞三桂之子應熊為順治皇帝妹婿三桂以移封事叛發兵討之應熊亦被執云此事我國邈不聞知因對馬島書契始審三桂輔翼先帝遺子仗節舉兵云云時則丙

辰也至壬戌大國有詔云三桂據滇黔閩浙楚蜀閩隴兩粵豫
章三桂既殛其孫世璠猶據六州今羣逆悉平蓋其叛已久矣
前此壬寅詔云偽永曆奔竄遐荒命平西將軍平西王吳三桂
等直抵緬甸據之是時三桂猶不叛也自此十五年間已得半
天下其強勇可知近有使燕還者遇三桂從事林本克者問之
則云三桂自謂季札之後國號大周改元宣武其侄某善戰中
丸死遂不振云本克又云明虐毒於天下天下不復思明三桂
所以自立三桂者清之叛將非明之忠臣其所以不赴父書為
有國也國亡而復君父之讐則似矣既而自立則置國於何地
國可忘也父讐即謀之也分羹之語罪有所歸也金進士昌業

日記云或以三桂為罪然棄必破之闕復君父之讐倉卒處義
可謂得矣若徒守一功之義不與清兵并力畢竟見破於自成
而清兵亦自入闕天下事亦何益哉驥死而三桂不能死此其
罪也其言亦有理不知渠歸泉下

與遼西趙太守相見
否必將掩面回避矣

女多男少

漢藝文志云楊州二男五女荊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
州二男三女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
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蓋河圖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陰
多於陽故天下女多而男少其說出汲冢周書職方解意者不
準之未搖亦有流傳如此耳以地勢言西北陽而東南陰故也

獨幽州一男三女古稱幽燕多美女恒代遺風流為以女持門
戶亦陰為陽主也我國最與幽相近故不啻女多於男庶民或
一夫數妻夫死不嫁故賤人守節惟我國成俗余觀人家箇箇
是權在閨閣其夫剛婦柔外內得其正者十無一二其婦健夫
屢猶足以保家持門也或者地近幽燕風氣有相類也耶高麗
忠烈王時大府卿朴禴上疏曰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
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得仕于朝皆比嫡子怨曠以消戶口日增
時宰相有畏妻者寢其議禴又謂東方屬木木生之數三成數
邦之男必女多理數然也河孟之數五男三女則男多也南方
奇多偶少而楊荆女多其說窮矣

內外艱

以父母喪為內外艱古人固多互換說奇高峰從朱子行狀定
以父憂為外艱禮亦有證按禮既以母之兄弟之子為內兄弟
而服問又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此
為母黨為外也二說不同雖則然矣人皆別說為母黨為外也二說
三尺易福按據朱子大全表齋行狀亦以父喪為外艱

號哭

近時遭喪居廬者其哭惟號苦而已人有惡此嘗往吊人家至
欲聞哭返走蓋免啼孺慕八域同然而壯者之哭土俗各殊遠
古則不可考只松都士女終日長聲訴哀而止麗朝遺風然也

孝經云哭不偯註云偯哭餘聲意者收餘聲略為節也門傳云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
偯小功緦麻衰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者也往而不反即不偯
之謂一向哭如此無有餘聲也往而反時或有餘聲而至大功
則定為三哭必偯也顏氏家訓云禮以哭有言者為號然則哭
亦有辭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惟呼蒼天蒼
功以下則惟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據此近世喪哭所謂哭而
不號而松都之哭亦與江南哀訴類焉耳

辟盤

張先生既著正蒙謂門人曰如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

何耳其義則出於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置樽過者斟
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也辟即生子一歲也以子生一歲之
周而有此戲如桑蓬四射之義又不知此俗昉於何代顏訓云
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製新衣盥浴梳篦男則用弓矢紙筆女
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
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謙享自茲已後
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耳此為後世生日懽宴之
起而其無父母者猶或置酒張樂以為樂是甚意想顏氏以為
無教之法此又與程子當更悲慟之訓暗合宜表以出之

呂吉甫

文獻通考載呂吉甫文集二十卷有莊子解其文長於表奏孫

鴻慶為序云辭嚴意密追古作者天下有可廢之人而無可棄
之言此等文字其必有可採而不可得見我國如鄭仁弘萊庵
集數十卷傳在嶺南云以其人之敗衄自嶺以北無見者况呂
集耶邢恕郭忠孝程門之叛徒其於為人賢不肖無可言者然
近思錄中採恕言一條與程訓并著如兼山郭氏往往多見於
經傳註中是為公法

邢恕

邢和叔少居太學固俊拔其知隨州時溫公猶不與絕之通書
只康節贈詩云慎勿輕為西晉風明道謂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可謂者得好矣恕嘗言於哲宗曰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
便以程某斬作十段臣亦不救其為人如此然近思錄四卷採

愛養精力之說其言似若篤行者是謂能言之鸚鵡矣且此條

非與二程

問答者只邢自言如是不知何故取於來耳
四者近思錄中晦庵東萊只依本書採

以儒為戲

邵子曰某令人服令服此言有病其服之無害者可以從俗害
於義則不可服固有以服為妖者矣末俗之污豈宜流循也耶
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不知儒服此所
以為聖人之語逢掖章甫何嘗非禮服耶雖因時循俗而動未
嘗出於規矩繩墨之外故夫子又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可
以見矣儒服之對抑又有所由然者哀公既聞孔子之言曰終
沒吾世不敢復以儒為戲者哀公自服過耳當時必以侮慢儒

術使倡優之徒服駭俗之服以為戲者故夫子之對如此其意若曰儒者雖不為驚世駭俗之舉而亦不宜率亂禮法之服云爾也今註疏中不著此義而以意推之必將如此耳宋李至之言曰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先聖乎又唐文宗答伶人以夫子為戲以懲無禮自唐以後此戲不絕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為戲赫然徑出虜邊還謝之元祐中教坊伶人又有此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付伶官于理非孔氏子孫不能如此作為今時登科者必以倡優為樂有倡優則必有儒戲其破冠弊衣胡說強笑醜態百陳以資歡宴今日冠紳之徒孰不以儒為名而忍令下賤戲辱至此彼倡優不足責掃怪夫今日士夫之怡然不知愧耳

分免

分免者生子也趙世家朔婦免身其男蓋免如免冠之免謂脫去也有子曰有身脫免腹中之身也佛書有子母未分之說分者謂兩身分張也亦免之義也後人從子作玩

鄭先甲

姜主簿世昇為余言曾見華人鄭先甲字三新自云山東人唐鄭虔之後大明之亡流竄東出時年十九以一律書示云流落腥塵萬事非聖朝文物夢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蘇卿幾日歸三十年来風異響八千里外月同輝華音盡變貂裘弊誰識山東舊布衣仍泫然流涕不自止金指南通文館志謂文可尚詩文即文山之十六代孫然姜親見其人而聞之蓋鄭與文一時來寓同為漢語訓長故誤傳身柳氏梅墩集有和鄭三新八律詩可考

追贈奉生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疏云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此古道也周公追王止於三世為太王宗是翦商也後世立國莫不追及六世至於人臣無聞漢宣帝時上思張賀功欲追封其子安世辭建武九年追爵陰貴人父此後世人臣追贈之始自是後宰相悉皆追贈累代矣宋李昉乞追榮本生父母王曾歐陽修乞追贈其叔父母皆許之近世宰臣某建白凡陞朝官得追封本生父母但此所後減秩其亦有所來矣

卑幼替喪

替喪葬前赴舉有許多議論程子以為在職蓋守其常應舉是求進詳其文勢此指祖父母喪內不可赴舉也朱子答李晦叔

云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不安自勿行可也此則通指伯叔兄弟之喪不獨葬前為然也其答文蔚則獨舉祖父母為言亦恐伯叔兄弟不在此科退溪答金士純書云殿試在兄喪成服前似未安其論出身者之免身禮則云在匝一月之後則恐未為害也蓋殿試免新與赴舉無異况殿試免新進行又何妨此與程朱說少別而守常求進亦未見有不同者函不可以從吉則解官可也假令服中入仕則亦涉求進將何以處之燕翼錄云期喪百日内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多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試洎中選被入論訴不免坐罪天禧四年翰林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期制妨試請自今卑幼不妨取解詔從之自後

冒哀求試寡矣凡尊長多年高者卑幼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
妨試亦鮮愚按百日者三月之數也今俗以奠前為限卑幼則
或不顧或降而在大功者亦然只遵朝廷法令之訓亦似有理
其祖父母正尊及妻喪杖期自別勿論至餘親則其赴試也與
不鮮官殺試免新之類輕重無別也此事人多疑或士
心靡定國家宜有定制俾有限於法而莫之違耳

耐點燈

黃蠟松脂槐花各一斤浮石四兩末一處熔用燈心草澆一晝
夜僅點一寸此耐點燈法也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亦耐點以
鹽盞盞中省油以薑擦盞邊不生暈此讀書所宜知也

古佛

今諺謂父曰古佛此高麗遺俗也麗時佞佛父母忌日招僧誦

經謂之僧齋仍稱父曰古佛

尊之之辭也今士大夫或不知
其由而相與為稱可笑也夫

大頭蝦

陳白沙作大頭蝦說蓋譏其不能儉以取貧故父兄戒子弟之
奢靡者曰大頭蝦其言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
而未能供一吸其豐乎外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也今觀
取貧者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鬪訟或荒於酣酒或集於
異好乎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或博塞鬪訟禁在法
典酣酒異好則有嗜不嗜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
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恥居人下支酬服食侈為觀美如是

致貧者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恒者以其不近刑而忽之故也此說亦好夫人之用財常較於勝己者歉則恥之故駸駸不覺過分而至於奢僭殊不知常較於不若己者則知吾之有優也凡天下之人不過分者十無一二始兆於內虛而終於喪家滔滔是也故節用務儉者反譏為吝嗇虛費不量必謂之清高若大頭蝦者可以為戒

海東日記

高麗辛禔時遣羅興儒鄭夢周等前浚聘于霸家臺者即日本博多津也近者徃使彼中者云日本書記有兩森童者能詩多藝善為譯語有贈詩云月照霸家臺問之則博多津與霸家臺音相似故爾國中叔舟海東日記謂之霸家臺云彼特越海殊

域之人能據此為言我邦儒不惟不知此只此海東日記鮮有得見者其魯莽如此也昔壬辰間明朝以海東日記書日本年獮事查詰至於遣使奏辨詳在月沙集此類皆不可不知也

柳淵傳

完平李相託白沙李相作柳淵傳刊行于世淵大邱人也淵凡游嘗八山讀書因不返其父縣監禮源及游妻白氏皆云狂易出奔鄉人信之然非狂也有家變故也後五年禮源死淵持喪守廬其妹夫宗班達城令提送書言聞海州有蔡應珪者宗甫兄游可迎還淵送奴徃迎奴還言非游也如是者再明年提又送人言應珪挈其妾春守來到吾門果是甫兄游也淵至則又

非游也淵徊徨而退謀於衆皆言宜與歸故鄉會親朋而辨之
淵從其計帝與還鄉一家俱出迎觀者如堵墻有白氏嫁時女
奴於衆中叱曰爾是何人謾吾作主耶其人色沮不能言淵遂
叱奴縛之就官府使朴應川集其親戚故舊一一詰之曰某是
何人其人不能答於是具三木牢囚使白不從既而以病出付
閤家遂逃縣白服斬詐於監司曰夫有不良身貧貨無厭指真
爲僞爲奪宗詐又賂守者賊殺掩跡監司知其寃不得已囚淵
審理之諫官以風聞論啓拿致京獄棍愆患沈隆以實之遂刑
訊誣服蓋禮源先以良田付棍棍忘淵等有言沈隆者淵叔母
之婚也叔母亦以家資盡付隆云汝若無子還付禮源之子隆

與棍用是合謀欲滅柳氏使應珪至淵家家人若不認佯怒而
逃以成禍媒也於是禍媒也於是淵奴數人皆誣服賊殺遂與
淵同誅淵死時書告其妻曰尋思禍源都由財產湏以先父別
給及叔母文券告官而毀棄之如是不白夜夜祝禱幸其真祐
聞者悲之後十六年修撰尹國馨啓曰臣頃於順安縣遇丐人
天裕者與語之疑其為柳游其後與其鄉人朴長春語朴悒曰
此必游也甚有符應乞逮致審驗至則果是前逃者柳游也於
是議捕應珪得之應珪自刎鞠春守具服往來教唆狀棍杖死
春守絞游以不奔父喪流龍岡游既出獄白不得已入京游叱
曰汝前以蔡奴認我又賊吾身拂衣去白曰是夫也前以不測

言加我游放還終不與白往來白卒無恙云後禔之子彥寬誣
作文字欲掩其父惡金荷潭時讓辨斥痛明又詳在尹判書馨
國聞韶漫錄此與前朝永興君環事恰似恭讓王元年有云永
興君環流武陵島不知存役者十九年妻辛氏聞其飄風至日
本請於朝使家隨便物色求之者數四至是其奴以所謂環者
偕來為人甚癡形容不類語言多忘不知祖父名姓及所居田
里辛氏房前判書允恭及其姻親前府事朴天祥密直副使朴
可興知密直李崇仁河崙曰此實非環也辛氏來見甚喜曰人
之知豈若妻之知耶遂訟于憲府憲府聚宗室及天祥等對辨
環二子及兄僧岳髓皆曰真永興也於是
劫天祥等坐誣云云世間事無所不有斷獄者慎之

羹頡侯

祭法鯀鄣洪水而殛死為其有功於民故列於祀典不繫於其
人之賢否也劉貢父七門廟記云余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一堰
者問於居人其溉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羹頡侯信始基
而魏楊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若信者可謂有功矣吾恨史策
之有遺而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彼鯀不過鄣之功而終成
於大禹之手猶能千載血食况劉信區劃成渠萬世而不泯其
澤之所被至於二萬頃之多祀典闕焉汗青無聞何哉古來陵
渠之興莫大於白渠所灌雖多未有若舒州之普遍其功能力
量亦可以想見漢之宗戚其有更居信上
者耶或者以丘嫂之故抑而不任未有
顯能至封國然後始有展布耶

六經義四書疑

今之試場有五經義四書疑問此高麗之遺制忠惠王五年改
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試古賦終場試策問夫
義與疑奚別何獨四書無義而六經無疑乎今之應舉者各有
體裁積成卷秩如進卷待遇之類多以宿作逞志蓋以命題不
廣故也若又改法合九書迭為題無文之士亦必窘矣

邑犬羣噪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
馬驚精氣之動也符秦之伐晉百濟之將亡皆有此異識者以
為不祥不獨伐國者然也亦將亡之兆前事可監

接脚

朱子語類有告緇母淫行者其所奸之夫謂之接脚夫按唐制
銓選之法承已死者謂之接脚蓋指夫死而緇至故云爾

牛李泉石

唐之牛李黨與猜擊若風馬牛然然性好有相類者今人但知
德裕平泉花石之勝不知僧儒之癖于此更甚今考白居易太
湖石記可謂精彈力竭惟奇成萃矣然至論嗜石則獨稱李者
良為李有失言遺教謂驚之非吾子孫故人皆憐其惑之甚而
貽其各之痼其名更著也牛則必刻以牛氏石使百載之後散
在天壤間而知其癖之在此其滯而不化如此胡應麟謂僧儒

不聞好石以譏楊用脩亦可笑獨不見蘓子瞻有詩云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耶

吉三峯

己丑之獄或以鄭汝立事為未可信余謂汝立之謀誠似有之何也當時罪囚始曰吉三峯為謀主吉三峯變為崔三峯而搆捏者謂守愚家後有三峯勒成公案此則白沙之辨已詳著矣後十三年辛丑故正言吉晦之子云節入濟州因民怨叛欲為亂伏誅或言云節頭有三角是己丑所謂吉三峯也若然當時罪囚所告謀主實其人也守愚之寃益白矣云節者本善山人冷隱之後其終入濟謀亂則其蹤跡出沒于全羅道內可知也觀史者所當考

內聖外王

明道先生謂周純明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此言何謂也聖與王疑若無內外之別後讀名臣錄上蔡語知其為有體無用之說也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者或問即所言何如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商其意是敢於聖門下學上達事不肯施功只見成就得偏霸手段則內其聖而外其王之道是為有體無用也聖王寧有異道而康

節乃敢以王為外不肯屑學明道蓋譏其差也者外王一句可
其內聖者初非大而化之之聖而與孔孟相傳者別矣故明道
已惜其無所用於世而上蔡之論必將躬受於師門有以發
揮之也夫此句出莊子天下篇當考

趙樂靜

趙樂靜錫胤幼而慎重家居郊外行渡漢江風濤甚惡涉者還
至津船載重半渡而溺適有友生在岸上目見趙之登船意謂
其必死為之歷訪其父語其故其父不之信曰吾兒非妄濟者
俄而趙追至蓋始果登船度其危還下待人馬之稍歇方濟也
此可為人子敬身者訓

洪南坡

洪南坡字遠為舉子時與儕類習業時人預傳試策當出某題
眾人皆擬為之對南坡獨不肯及入園果然南坡便不樂又不
肯對一座皆曰君既不預做何害於義曰先播試題此豈可對
也耶終不從又嘗發解將赴東堂天有雨意遂不入其自重如
此余子孟休赴東堂既入雨作還出俄而快霽人或惜之余聞
之喜貽書云謹慎如此其為喜慶不啻登科之報也
錄此者祈子孫之見而有識也

思庵能讓

虞舜之世羣臣濟濟相讓了無猜嫌意思惟以官得其人人得
其職為心三代之季此風猶有存者晉趙襄三讓如檠枝先軫
先且居皆社稷之衛所謂不失義讓也又如原季讓孤偃孤偃

讓孤毛誠心推賢其事可尚至於後世凡有除拜亦莫不並辭
謙退而原其心皆攘臂攫金之意不聞一人有推人歸能之語
寧有望於淳熙之風耶惟我 宣祖朝退溪先生拜藝文館提
學時大提學朴淳啓曰臣為主文而李某為提學高年碩儒反
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用人顛倒請速其任以授
之 上命議于大臣皆以淳言為然於是 命與淳相換矣哉
思庵之賢足以範俗奈今之利欲肆行無人觀效何噫

成先生本主

成先生三問殉節於 魯陵父勝及五子同時坐死後立院於
鷺湖 賜額愍節云前此二十年壬子有人於白岳山崩崖下

得白磁罈中藏神主粉面有成三問神主五字陷中有戊戌生
外孫朴壕七字壕即先生長女婿府使臨卿之子官戶曹判書
者其主面乃先生之夫人延安金氏所題云而筆書甚大分明
是婦人手跡遂奉安於判書嚴緝之家嚴又朴之外裔也後修
葺洪州舊第遷以奉之云蓋今距先生之沒殆三百年使木主
粉面得保於屋谷草樹之間其事異矣身不能得全於八埏之
內而使片木能不朽於九地之下或者鬼護而然歟余每過鷺
湖冢下必下馬肅恭令聞此說寧不為之憬然興歎因此而思
人之遇兵禍廟主雖欲負携而行死生立壑之際其勢有甚
不便者但土埋而走則使先靈從何憑依哉乃據古者軍行載

幣及束帛依神之制以尺帛束之如今之魂帛祝告依神案箴而行埋主於淨地及還又祝告還奉無所不可苟有術善箴不至透傷於成氏事可驗

楊蓬萊

楊蓬萊士彦之筆飄飄若凌霄步虛氣像要是筆中仙骨不可誣也與其弟士奇士俊及子萬古皆登文科官不達云四人莫不以筆鳴者也趙龍洲祭友鶴洞老仙文云惟靈蓬萊先生之嗣子楓臯詞伯之阿咸鶴洞即萬古而楓臯指士奇也其意津津以謫仙才歸之許其仙分其為人亦可然龍洲公若是之尊稱不置古人之愛才又如此

擬作謝語

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代而夙喪王粲為潘文則思親詩曰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古人已有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之戒矣近時科程擬表輒擬古人作謝語或其人之子若孫不知其名者只云擬某之子某之孫謝云云以此課士亦擬作其子孫語無少疑難甚不可也

笑譜

心主聲故心失則笑凡有喜而笑聖愚同然然至於大笑不禁心之失也其得吾之欲而發者猶是宜然若曰人之失而發則尤不可不察少忽操持不覺失聲惟笑恒多而百體為之振動

失儀也破顏冷齒解頰生渦皆笑名也笑則口為之開齒為之冷頰為之解渦為之生為東坡題三笑菴云捧腹絕倒撫掌胡盧冠纓索絕也

此便是笑語而猶涵噓噉莞爾掩口之類以此知人多因笑而失儀也

婦姒

哀服傳曰婦姒婦者房長也鄭云長婦謂穉婦為婦婦婦謂長婦為姒婦疏引左氏成公十一年文謂以夫年大小為婦姒不據婦年為小大也按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宣公房叔眆之妻是以房妻為姒又按昭公二十八年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房叔向之妻皆

不繫夫身長幼也然禮郊特牲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此正禮也宜有坐以夫齒而據婦姒之稱也耶戴侗曰甫雅女子同出先生為姒後生為婦郭註以為俱嫁一夫也同事一夫以齒為長婦可也兄弟之妻而不以夫之長幼不亦亂名也哉戴說是也然何不引禮為證使人信而從之故余特著之

李白沙

壬辰中興李白沙恒福為首勲說者謂當亂雖搶攘之際惟李相不離上左右上欲渡鴨綠歷問願從亦惟公等三人而已此其所以為首也昔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高赫為賞首當時建大功如尹鐸輩宣無其人而襄子之賞人如是者何也

其言曰晉陽之圍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惟赫不失君臣之禮以此觀之先王之所以處群臣可謂知所勸矣

婦人好歸

女子之艷冶天性也要之非欲自艷索求艷於人目也故門有外賓發篋揆丈夫將返更加脂粉此謂之冶容詩云終朝採緜不盈一匊予髮曲亍薄言歸沐人情所存古今一套此雖形容思人之功其好歸之態自不能掩可以發一笑

柳相手傘

柳文貞公寬國朝名相也廉潔儉素野居不蔽風雨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雨傘之家何以能堪夫

人曰無傘者必有備公笑世以此為談柄嘉公之儉而笑公之不曉事也余謂此何足以知公公於此有過人者二膏澤時未盡下也蒼生時未盡濟也則節屋之下豈無暴露而興歎者乎因已之苦輒復念人之艱与杜工部廣廈千万間同貫無傘之憂蓋歎庇民於天下也凡外物之奉身者若以勝己者取比廣廈細種猶覺不足惟善自寬者常以不若己者比况雖屋漏牀牀之中只見得尚有無傘之家其若更甚則我可以自慰耳公其顧名思義者歟是自守之得其要也即榮啓期之亞匹若曰因我之有苦而不能解人之有備是癡人前說夢

胡致堂

退溪答鄭子中書云致堂事人倫大變其所處亦甚未安然以
文定為父而一時師友皆大賢之人致堂為人又極剛正直道
而行宜無禮義而妄為之乎恐既養於嫡母則所生母為其所
壓如人君八紘大統則不得顧私親之義故不得不絕耳又答
李剛而書云胡寅初生其母將不舉納之釜中文定夫人取之
釜中而養之也又曰致堂據齊東野語等書為文定之妻子無
疑或以為文定弟婦所生者不足信又心經質疑載退溪語云
致堂文定同生妻子也始生其母將棄之已在釜中文定夫人
夢見釜中躍大魚覺而覓取之養為己子蓋中國嫡庶之分与
我東異故宏等以為兄文定卒按此數条皆誤朱子劉聘士墓

執表如親喪愚

表曰胡公明仲侍郎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
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為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
為數歸省息禮畧備議以少息以退溪一生涵心於朱子書而
猶不及此耶然則致堂即文定之兄子而出為後者也又名臣
錄章履奏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為親母持服此不孝之大者然
則劉聘士所陳本末所以然者必有其故而致堂不曾省也若
如凡人出系之例則豈有不如本親之理亦豈可陳之本末初
無子取兄子為後後雖有子曰以致堂為嫡想其於出系之際
必有人倫變故而不得以常情處之所以致當時議而後世齊
東之類妄相誣亂至於此極觀書豈不難哉

崔完林放奴

完林君崔後亮有庶弟以遠以遠家奴有柳姓者即西厓先生之後裔奴賤無所比數亦能自謹飭事主忠毫末無所欺完林招以遠曰何忍使此奴終於賤役而已耶宜即作券放去云彼雖大賢之後譜係既遠身且陷於卑汚豈復有遺風餘韻而其人如此可異也如完林

者亦可謂慕賢樂善

矣夫說出信者故記之耳

祭文之祖

朋友之喪操文致奠盛於唐自唐以前只見吊古之文如賈誼吊屈原之類往往有之未見有所謂祭文者按曲禮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鄭註云吊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諸侯使人吊

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說者云皇天降灾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孔疏云吊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此乃祭文之祖也鄭玄亦云其辭未聞蓋古禮未有傳者耳

餼舍

古者親喪孝子自舍士之禮也自大夫以上賓為之故朱子於朋友祭文用斂不飯舍之語此禮廢已久矣李相浣之喪有一宰相便欲視舍主人初見甚駭其事亦可咍縱曰可行惟禮貴時豈有兀然獨行之理乎惟國家禮典則有司供米珠議故跪進於戶外內侍傳捧實之于口歷朝行之及先王之喪 嗣

王視舍按周禮大宰大良贊舍玉註云助王為之疏云助嗣王也然則或者國君自舍與士禮同而惟大夫近君故有未敢耶是未可考若然疏家又以貴賤為言者不是矣國君獨非貴者而視舍耶雖然歷朝已行之禮既是如此無所考據舍卒任行此大臣無識之過也

耶律格言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之格言也曾見一小說有云生事事生省事事事省語意更切

神童

人之夙達不必賢也余聞人家子弟稚弱時已有彬彬步驟及其壯成未必有拔萃者嘗以為時俗導養失其方久而驗之稚

弱明秀穎發者稍長又覺損其文華所以鮮遠大之咎也余見宋神童科目譚昭實能讀五經其最著者十數人太宗時洛陽人郭忠恕七歲通九經祥符間蔡伯希四歲誦詩百餘篇神宗時朱天錫九歲五經出身其從兄天申十二歲十經皆通楊億十一歲召對授秘書正字金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劉住兒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其官顯者宋晏殊陸德輿明解縉李鏗楊清董玘楊凝等若干人我國則有金時習李海數人他未有聞苟以其夙慧推之疑若無所不能功名事業未必出於此也

措笏

凡帝有鉤者何也荀子云縉紳而無鉤帝矣註云紳笏於帶鉤

也鉤帶帶之鉤所以弛張也據此如今衰服絞帶之羈子帶鉤當心故管仲射桓公中鉤即中心也詩家有移鉤字亦謂人疲則帶寬其結處漸移也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疏云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餘有二寸半在惟笏之中央同博三寸也今聞陞朝官執笏以潤頭在下非禮矣

